

# 万金账名实考:以商书及账簿史料为中心

宋小明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博物馆,上海 201620)\*

**摘要:**基于商书及账簿史料,考察论证晋商“万金账”的名实特点、源起、历史演变等。“万金账”是山西商人在数百年经营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极具特色的账簿。它具有一般会计账簿常见的外在形式,却表现出与普通账簿不相同的内容表达及深刻意涵。该账簿源于明万历时期平阳、泽、潞商人“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商业理念,一账到底贯穿始终,记录对商号生命存续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料如合同、铺规、股俸构成及股权变更、利润分配、清单等,作为商业经营之基础及核心材料的聚集,是一种对商号整体经营和资本流转起根本性统御作用的特殊账簿。

**关键词:**晋商;万金账;商书;资本;清单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4)03-0084-09

## 一、引言

数量庞大的晋商史料比肩徽州文书,是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史料。晋商史料中包含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会计历史文化遗存,内含诸多独特而重要的制度、文化、观念及技术创造,是明清以降五百多年中国社会经济及商业经营实态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华会计文明数千年历史积淀中极为耀眼的存在。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对于这些材料的研究和分析远未深入,许多重要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本文以“万金账”为核心,对如何根据数量巨大的原始材料开展专题研究进行初步的方法论方面的探索,也是回归原始材料和中国历史实际,在重构近现代中国会计历史叙事、建构中国自主会计知识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高水平发展提供专业服务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万金账”早在民国时期就受到学者关注。陈其田、卫聚贤在有关晋商票号的调查研究中较早地注意到此账并作了基础性说明<sup>[1,2]</sup>。20世纪80年代,郭道扬先生从会计史研究的专业角度对万金账进行分析,认为万金账属于“补助账”,对商号的运转起补充作用<sup>[3]</sup>。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会计通史》中,郭道扬先生进一步深化了对万金账的认识,从类型上将

万金账列为除各种基本账簿设置外,总号和分号根据各业务环节经营与管理上的需要设置的十余种专门账簿之一,并说明万金账“是票庄开办以来的源头账,登记创办之初的各种重要合同、参股股东出资额和总资本额与股利分配数额等,实际上就是一本资本账,是投资创办票庄的原始依据。……是票庄整个账簿设置中的重中之重”<sup>[4]</sup>。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sup>[5]</sup>、黄鉴晖等<sup>[6]</sup>也曾注意到万金账。黄鉴晖对“万金”一词作了专门的注解,认为“‘万金’,指万金账,记载资本家投资、伙友人力股和主要规矩”。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编“晋商史料系列丛书”之“晋商账簿卷(二)”中有“晋商账簿解”,认为“万金账,取一本万利之意。记载‘资本和股份’有关的各种事项的专门账簿。……万金账除晋商所特有这一点外,还有两大特点:一是唯一性和长期性;……二是私密性”<sup>[7]</sup>。

李锦彰先生所著《晋商老账》是迄今所见有关晋商会计相关知识最全面的研究和讲解。书中详细描述了万金账作为商号开立第一本账,记录商号经营过程中重要时点事项、一账到底,以及作为商号核心机密等特点,明确指出万金账是商号最重要的账簿,并进一步说明,名曰“万金账”,取一本万利之意。<sup>[8]</sup>

可见,尽管“万金账”因其独特的名称及内容属

\* 收稿日期: 2023-09-20; 修回日期: 2024-04-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78、23&ZD253)

作者简介: 宋小明(1964—),甘肃甘谷人,博士,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博物馆(会计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会计史。

性在很早以前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既有的各项研究大多是作为一种研究的附带,甚少有关于万金账的专门研究。为什么晋商会在其数百年的商业经营实践中创造出这样一种独特的账簿?其多样化的名称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它最初产生于何时,又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其与晋商独特的身股(人俸)制度有何关联,与晋商会计的其他账簿及清单(报告)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认识和评判它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诸多此类问题,并未能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近年来新出的稀见晋商商书及相关账簿史料为中心,综合《晋商史料集成》中收录的万金账等相关资料,以皮货商自诚公号的账簿为例,尝试性地研究上述问题,从“名”“实”两方面揭示万金账所代表的社会实相。以期在厘清万金账基本史实的同时,回归原始材料及传统中国的会计实践,对如何立足时代需求,构建中国自主会计知识体系作基础性探究。

## 二、万金账之名:商书及《晋商史料集成》中的材料考识

### (一)商书中的万金账

晋商史料中发现的两种商书《交易须知》<sup>[9]</sup>和《立账簿头绪》,填补了中国会计有史无专书的历史空白。《交易须知》作为晋商商业交易知识读本(手抄本),大部分内容属于会计及会计相关材料,其中包含丰富的会计知识。《立账簿头绪》则是专门的中式会计原理的简明知识读本。两种商书中都涉及万金账,其与诸多万金账实物材料相印证,表明至少在清代中晚期,万金账已经是晋商商业知识和会计账簿组织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存在。

1.《交易须知》中的“万金账式”。《交易须知》是一部四卷本商业交易知识读本,卷一中有“万金账式”一章,详述万金账的名称(别名)、用途、登记内容及记录方式。表明在该书作者的观念中,万金账是一种有别于一般商业账簿(如第三章立账式中所述流水账、当账、外该借贷账、该外借贷账、兑换银钱账、日清账、月总账、年总账、入本账)的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账簿。

该书序言所署日期为“道光八年岁在戊子嘉平之吉”,可知其底本的完成是在道光八年(1828年)十二月。书中举例亦用到“咸丰”年号,说明该书在

后来又有补充修改。书中对较难的字在页面顶端有注音和释义,由此判定该书为商用教材无疑。其一至五章讲述会计相关内容,可初步确定为中国第一部商业会计教材。

书中对万金账有多方面的解释:

(1)名称。万金账,又名“万总财源账”“万倍财源账”,俗曰“万总归源账”。从这些名称的用字上来看,万金账为一种长期使用的根本性账簿,总括反映商号利润的来源构成。其核心用字:一个“万”,一个“源”,说明万金账为晋商商业经营的万源之源,具有根本性意义。“万金”一词,一方面,意味着希望“财发万金”,是对未来生意发展的美好希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该账意义重大,具有“万金”之重。

(2)作用。万金账的核心作用在于根据总清账编制并登录“清单”。待到商号算大账之日,以此账所列清单为据誊写,开“清单”提交给东家。

万金账累积登录各个年度的账务资料,作为编制清单的基础,实质上成为清单的汇总总登,也即涵盖商号整个经营寿命期的成果汇总,故俗称“万总归源账”,又名“万总财源账”“万倍财源账”。虽然具体用字略有不同,但其汇总登记商号长期利润源流(财源)的实质并无不同,符合“万”字的基本意义。“清单”以细致、规范的方式列示各项数据,一方面,分类别反映资本、负债、资产、收入(得利)、费用开支以及利润计算和分配情况;另一方面,以四柱方式结算并呈现经营状况的纵向变化,综合反映出“财源”发达的实质。

由此说明,山西商号会计实践中结账及开列清单(会计报表)的常规程序为:总清账—万金账(清单底稿,作为留底长期留存备查)—清单(提交给东家的报表)。

(3)数据来源。万金账根据总清账所存银钱价货等项开列(登记),实质上核心在于整理数据,作为编制清单的数据(资料)基础。

2.《立账簿头绪》中的“万年总账”与“万倍财源账”。《立账簿头绪》是一种以典当业为例讲述会计基本原理的手抄本,以十分简明扼要的方式讲述了设置账簿、登记账簿、结算账目、银钱折算价差处理、“积撇”处理等有关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涵盖了从设置账簿到编制报告的会计核算全过程,实质上属于典型的会计原理初阶论述。书中并未提到“万金账”,但在账簿分项介绍中却有“万年总账”和“万倍

财源账”,基本账理与《交易须知》中有关“万金账式”的说明大致相同。

万年总账:每年将算单(清单)照式抄此,以备后来起算积利查此。

万倍财源账:开首将本铺合同照式抄存,以后每页右首大字写某人,下小字写股俸若干,先东后伙。如历年开俸,则于后写某年开俸若干,大账列于“用”字下。如有出铺之人,即将起去积利若干批注明白。

参照《交易须知》中“万金账式”“万总财源账”“万倍财源账”“万总归源账”,《立账簿头绪》所讲“万年总账”和“万倍财源账”,即是《交易须知》中“万金账式”和“入本账”的综合。

根据以上有关两账的内容说明,可知:

(1)在万倍财源账(万金账)之外,可能另外设立一种“万年总账”,其功能至简,只是每年抄录算单,以方便以后起算积利时查考。由此来看,万年总账实质上是一种清单抄录簿,其与《交易须知》第四章所述“万金账式”内容格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万年总账言明是“每年将算单照式抄此”,而《交易须知》之“万金账式”是根据总清账登记,作为向东家开清单(报表)的依据。

(2)“万倍财源账”作为“万金账”的另一种叫法,《立账簿头绪》中作了更为细致的说明,且所记内容超出了《交易须知》中有关万金账内容的说明,与“入本账”更为接近。

(二)《晋商史料集成》中的万金账

《晋商史料集成》是近年来出版的数量最大、包罗最为齐全的晋商史料集成。第一册收录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百余年间的万金账29件<sup>[10]</sup>。此外,在第61、62册中,还有6件万金账被收录在“决算清单”中,包括:《道光十八年至咸丰四年同心义米面店清单册》《道光十八年立□通献万金宝账》《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五年某号清单册》《道光至光绪年间谦和兴记清单》《咸丰九年至光绪二十二年世兴吉年总宝账》《同治八年立西包头长义和清单册》,其中有三件虽然定名为“清单”或“清单册”,实质上仍属万金账无疑。

对以上35件文书的名称作综合分析,发现其中称万金账者最多,共17件;其余文书名称各有不同,包括:入股账2件、根本老账1件、万金宝账1件、年总宝账1件、身力股账1件、积金账1件、堆金老账1件、合同底账1件、资金老账1件、众伙身金账1

件、资本账1件、万金资本账1件、股本账1件;另有4件因封皮缺失,无法获知其具体名称,编者因其中所录为商号清单,分别定名为“清单册”或“清单”,无改其万金账实质。这些账簿的名称多有不同,但其反映商号资本构成及变化,作为清单汇总或清单编报基础的核心功能却并无二致。

(三)万金账名称及其演变综合分析

1. 虽然《交易须知》和《立账簿头绪》两种商书中使用“万倍财源账”“万总归源账”“万年总账”等强调财源和利润源流的名称,但实际使用的名称更是多样化。总体来看,又以“万金账”最多,故通常将此类型账簿统称为“万金账”,是比较适宜的。

2. 综合各种材料来看,晋商万金账的产生和使用与晋商的股俸制创制有关。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记载山西商人“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sup>[11]</sup>,据此可以推测,晋商股俸制及万金账的基本理念在明万历时期(1573—1620年)已经萌芽。经过其后约两个世纪的发展演进,至清道光时期(1821—1850年)趋于成熟。道光时期的万金账,从目前所见样本来,内容形式已经十分完备,其名称则比较符合两种商书中的说法,既有叫“万金宝账”者,也有叫“万倍财源账”或“根本老账”等其他名称者。总体来看,其名称比较强调该账的重要性,即对商业经营的根本性意义。

3. 咸同至光绪时期,晋商实践中较多地使用了“万金账”之名。相较于“万倍财源账”“万总归源账”“根本老账”等名称,这一名称更为简明且切实。在此同时,还出现了“入股账”“身力股账”“积金账”“堆金老账”等之前未见的名称。这些名称脱开了“万倍财源”“万总归源”之类充满理想和冀望的观念而趋于实际,更多地关注股份(包括人力)、积累等现实利益。这一阶段,由于战乱及天灾等,商业经营相对艰难,因此在万金账名称的具体用词方面,较多地用了“积金”“堆金”等词汇,强调积累,内在实质则是资本保全和抵御风险。只有充分积累,才能保护商号度过种种灾祸和危机,实现长久的发展与存续。

4. 民国时期的万金账18种(其中包括一种采用成吉思汗纪年的账簿),以“万金账”为名的12种,其余6种分别名为资金老账、入股账、众伙身金账、资本账、万金资本账、股本账。表明:一方面,“万金账”至此成为最普遍接受和使用的名称;另一方面,设账人关注的重点转向了资本和资金方面,体现出

较为突出的现代会计的特点,即以“资金”“资本”作为管理核算的重心。

### 三、万金账之实:以自诚公皮房账簿史料为据

山西省图书馆收藏自诚公皮房从道光八年(1828年)至1955年128年间形成的账簿360余册,是迄今所见时间跨度最长、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山西皮毛商人账簿,也是研究中小商号会计账簿设置及其账理关系难得的系统性资料<sup>[12]</sup>。

存世的自诚公皮房账簿中,包括1册万金账、2册清抄宝账,还有一些相关的清单、盘单。其中万金账1册完整地记录了该号自清光绪九年(1883年)起,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止,连续56年18个账期(3年一账期)间股俸的设立、变动及账期分红的详细情况。清抄宝账则是“汇总历年清单的账簿。清单是皮房年终呈报给股东的总结报告,即皮房的会计报告。清单一般包括外该、该外以及盈亏三大项,有的清单还会有利润分配项。股东一拿到清单,就可以对该年的经营状况一目了然”<sup>[12]</sup>。自诚公账簿中共有两册清抄宝账,包含47年的年总清单,时间跨度从同治七年(1868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这些清单不但包括皮房的本金、该外、外该、存货等内容,而且对皮房的股权、盈利、分红也有详细的记录。这些材料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内在联系,共同发挥了一般“万金账”的作用。

以下结合三部分内容作一些具体分析,以便更深入地理解万金账的内在实质,以及不同数据材料之间的关系。

#### (一)《光绪九年新正吉立自诚公万金宝账》

这本账是平遥自诚公于光绪九年(1883年)新正设立,内页36页,详细记录自诚公连续56年18个账期股俸的设立、变动及分红(开俸)情况,涉及务本堂、昌发堂、和合堂三家钱股,阎继昌、武自德、张鹏举、阎永富、李守银、吴振元、成积建、梁儒鸿、李联星、阎祯吉、梁谦尊11人的身力变动及分红,以及民国以降合兴永皮店、聚盛诚记、自诚号三家入本及权益变动情况。

其内容总体上可分为三部分:

1. 作为万金账总纲的序及铺规。账簿强调铺规的重要性,其中“是以东伙公议,俱愿在万金账前立其铺规”之说,揭示了铺规与万金账之间的内在关

系。“惟铺有规,财发万金”,强调了铺规对商业经营的重要意义。本号铺规六条,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本号的各项禁忌事项,如“不准在外号浮借人家银钱”“众伙勿论在铺在外不准赌钱吃洋烟”等。

2. 各东伙入本作钱股、作身力,各账期开去股俸钱,以及发生股俸变动情况。账簿中记录了跨越光绪、宣统、民国三个阶段,连续56年18个账期的开俸(利润分配)资料,内容丰富,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更为特别的是,账簿记录了多人出号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股俸变动。既显示了万金账记录股权变动的特殊作用,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3. 与合兴永皮店、聚盛诚记、自诚号三家字号的资本往来。以自诚号为例,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初一,自诚号从自诚公号取钱“伍佰千文”,账上写明“归入本钱”,即自诚公号在自诚号的投资。随后于民国四年(1915年)收入开来俸股钱(向自诚号投资分来的红利)“陆佰千文”,小字注明“五年正(月)初一日过账”。五年(1916年)正月初一,自诚号又从自诚公号取钱“肆佰千文”,作为“倍本钱”。与自诚号的资本往来记录中,上半部记入,记录了民国四年至民国二十八年(1915—1939年)九个账期开来俸股钱数。下半部记出,记录了自诚号四次从自诚公号取钱作为资本(一次入本,三次倍本)，“共入本钱十一千五百吊,民国一十九年共作银洋柒佰伍拾元”。

概括来看,自诚公号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开立的万金账,其内容和功能作用与同治以来万金账的一般形式相同,以记录商号股俸构成、变动及开俸(分红)为主,重在反映商号股权及利益变动。该账涉及的时间较长,因此可以看到更多重要信息及变化,尤其是其中多位东伙的身力股俸变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自诚公号除自身经营外,还开展对外投资,形成账目中称为“连枝”的关系。

#### (二)万金账与《同治柒年闰四月立复诚公清抄宝账》

自诚公账簿中留存两册清抄宝账。除《同治柒年闰四月立复诚公清抄宝账》外,另一本封面缺失,内容形式与本账同,判断亦为清抄宝账。《同治柒年闰四月立复诚公清抄宝账》抄录自同治七年(1868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共计47年的各年度清单。

该账从同治七年立账后开抄,第一年第一页缺失,缺了有关该年度原本和银钱账、买卖账该外数

据。第二年首行标题写“大清同治捌年新正月初四日开抄”，共录写10页内容，包括原本、该外钱3宗，存货63宗，货账、入本、家居、支使、现存10宗，存该相抵，当年净亏本钱“肆拾壹千捌佰肆拾肆文”。随后依次是同治八、九、十年三年抄录。同治十年之后是该账期七、八、九年这三年的总算及分红。

清抄宝账在汇总整理商号原本、该外、存货、入本、家居、支使、现存银钱等各项数据的基础上计算账期利润，加上其他商号中分来利润，扣除各项特殊开支(此例中为阎秉善抽身股余利和盘费钱)，算出可供分配的利润总额，按实有股俸数进行分配。

从功能和文书关系上来看，清抄宝账是以清抄账为基础，根据编制清单的需要整理存该等各项数据，计算利润及分配数据。在抄入“清抄宝账”之前，必然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清抄账结算和基本数据分类整理过程，再根据整理的结果按照一定顺序和方式(大体等于清单的形式)抄入清抄宝账。抄录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各种错误(包括笔误)，所以本账中存在一些错误和修改的痕迹。比如同治十二年的记录中，就有一项抄错的情况。记账人员在抄写本年度账目时，将第二宗“一宗银钱账上该外钱肆千壹百陆拾贰千玖佰陆拾文”误写为“一宗银钱账上该外钱肆陆佰”，至此及时发现错误，因此在“佰”下写了“此不用”。我们看到有不同笔体写的“至”和“错账”。可以推测后来为了进一步明确，加写三字，说明是因为出了错账，所以至此不用，下页重新开抄。该事例充分说明了清抄宝账“抄”的特点。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了“清抄宝账”作为编制清单(即现代会计中的会计报表)的基础，汇总整理数据资料的功能形态，也具体体现了晋商在年终结算账目时实际的操作程序。

清抄宝账以抄录各年清单资料为主，但又不局限于此。光绪五年九月十五日，三义堂抽股退出，务本堂承接其股份。为了推接股份，务本堂等与三义堂立接推约为证。清抄宝账中抄录了接推约的内容，其文如下：

当日同中人说合，与庆余堂钱一十五千文。至五年九月十五日，自诚公生意有利有害，与三义堂毫不相干。(小字旁注：当日立庆余堂、百忍堂、务本堂立三义堂)中人说合，情愿接与务本堂承受，各执接推约为据。

至九月十五日，顶身力众掌柜元年十一月起至五年九月十五日共应支钱，不俱(惧)多少，一笔勾消

(销)。日后生意利害，与身力、堂名毫无干涉，自诚公该外、外该，同中人接与务本堂。各立约为证<sup>[12]</sup>。

查核自诚公万金账，与该年度各堂、人股俸及所开去俸股钱数目一致，证明清抄宝账与万金账之间保持着严格的数据牵制关系。清抄宝账中的记录也与流水账保持联系。该账为光绪十九年正月初四所立清单，在记录该账期开俸数据之后，特别以大字注明：“一十九年二月初八日下过流水账”，说明因开俸而发生的银钱付出，于二月初八流水(日记账)中具体作了开支记录。

### (三)清抄宝账与清单的关系

通常意义上的晋商“清单”，是商号以存该项目盘存为基础，按年编制，提供给股东用以表明年度结账时商号财务状况(外该、该外及各项资产盘存)及成果(盈亏)的报告文书。其以年终盘账为基础，其为商号年度结算账目的结果，所以也称“算单”“合算”“清算”，因其以账目清查为基础，所以也有名之为“清查”者。简而言之，所谓“清单”，即是晋商会计报表的专门名称。

山西省图书馆收藏的自诚公皮房史料，除360余册账簿外，还包括银折、清单、盘单、发货单，以及一些夹在账簿中的收货单、借据、契约等<sup>[11]</sup>。其中单独提交给股东作为年度报告文书的清单有三份，包括《光绪三十四年新正月初四日清单》《中华民国二十年清单》《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万利清单》。

比照来看，清抄宝账上所载光绪三十四年清单，标题写“大清光绪三十四年新正月初四日开账鸿禧大吉大利”，起首四宗原本钱、银钱借贷账该外钱、众伙支使该外钱、一年余利钱，与提交给股东的报告清单相同。清抄宝账随后详列54宗存货，清单上写明“以上五十一宗共合实存货钱贰千贰百贰拾柒千八百七十五文”，钱数相同，但项目(宗)数与清抄宝账所列有所不同。随后详列“十四宗一应银钱、买卖、支使、现存、暂记、肉坊、家居实存货钱陆千陆百贰拾捌千玖百六十六文”“提清原本该外钱四千七百三十一千五百三十三”“蒙天赐获余利钱壹千捌百九十九千四百三十三文”。此处清抄宝账数字与清单上数字有两千之差，不知何故，或许是抄写错误。

比较其他清单可知，提交给股东的清单与清抄宝账的记录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存货方面，提交给股东的自诚公号清单只是列出存货总数，而不一一

详列存货细数,而清抄宝账每一年度结账时都详细列出了各项存货的细数。

由此可知,清抄宝账是自诚公号年度存该项目盘点清查的资料汇总,也是计算和分配利润(开俸、分红)的基础。清单则是根据清抄宝账资料择要抄录,作为对股东的报告文书。自诚公皮号的清单在抄录时省略了存货细数,只是重点反映主要的存该项目,以存该结算的方式向股东提供商号存货、该外该、盈亏及分配等重要数据。

#### (四)万金账的实质

万金账是山西商人经营的根本之账。按照《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立德盛玉记资本账》中的说法,是“以为永远根基”。它也是晋商会计及账簿体系的灵魂,起到根本的统御作用。

1. 万金账是“根本老账”,是经营之根本。《交易须知》“立账式”中有云,“凡设立生意,先立入本账一本”,此“入本账”,立于生意之始,是设立生意的基本证明,也是生意之根本所在。

2. “股俸制”是万金账立账之根基。晋商合伙合同中常有“自古财因人致,利由本生”之说,这是晋商“股俸制”的理念基础,同时也是“万金账”的立账之基。晋商商号的股权安排中很多时候人力(身股)占很大比重,有时身股甚至超过银(钱)股,处处显示出晋商文化中对人和人力资源价值的高度肯定和重视。万金账详列人、银股份,反映其在经营过程和分配中的比例变化,体现人、银资本与利润的关系,体现了晋商重视人力的经营理念。

3. 万金账具有万年长兴的美好寓意,又称“万年总账”。一方面,寓意对生意顺遂、万年长兴的美好期望;另一方面,也是以这种特殊的记录形式和内容设计,囊括商号经营的整个生命过程,与商号“同生共死”,具有生命象征的意义。

4. 万金账是权利的象征。万金账作为极密之账,或公存铺中密藏,或一式多件、众东分而执之。其上登载商号设立时的合同,也反映合同及经营期间发生的各种权益变化,是有关商号资本、权益等最关键因素最直接有效的证据,一定程度上也是权利的象征与昭示。

5. 万金账记录商号的历史,以合同、铺规、股权结构、权益构成为核心,肩负着正位、存真的使命,也是证明商号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最根本依据。其中所刊载的内容,不论是铺规(章程)、股俸结构,还

是反映各个账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利润分配的清单,无一不具备决定商号兴衰的关键性意义。

#### 四、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 (一)万金账是不是“账”

虽然万金账与一般印象中的会计账簿不同,处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中式会计三账之外;它一账到底,而不像其他账簿通常都是每年结清,结束旧账开立新账;且各家所用的万金账名称不一,内容也多样化。但万金账确实属于会计账簿,而且是晋商会计中一种独具特色的创造,是山西商人(晋商)商号生命历程及资本要义之系统性记录。它统合反映商号生命周期内最重要的要素——资本、人力、制度——的基本状况及其变化,作为商号各种关键性要素数据资料的汇集,并作为收益分配及财务报告的基础,对商号经营具有根本性的统摄作用。

概而言之,万金账实质性地体现了晋商资本、人力、制度、利润诸要素的内关联与统一,是晋商经营的万源之源、生命之本。作为五百年晋商历史中一种独一无二的会计创造,是中国会计的文化瑰宝。可以说,万金账是晋商会计的众账之首,是账中之“宝”。

##### (二)万金账的独特性

万金账作为一种山西商人独创的账簿,深刻体现了山西商人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性精神,也体现了其在经营管理方面高超的智慧。综合来看,万金账具有以下特点:

1. 内容的多样性与综合性。通常情况下的会计账簿,作为核算的基本工具,会计信息处理的核心部分基本上都是根据业务内容或项目特点分类记录某一专门内容,服务于某一具体目的。比如现金日记账按严格序时的方式记录库存现金的增减变化及结存;银行存款日记账按序时方式记录银行存款的增减变动及结存;总账记录各个账户的增减变化,作为结算和编制报表的基础;明细账记录各明细项目在一定时期内的发生情况。这些账簿各自因不同目的而设,所反映的内容相对专门而单一。而万金账所记内容通常包括合伙合同、铺规(有时本身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初始时的人银股俸结构、各种原因导致的股权结构变化、各账期的清单、利润分配、歇业清算等。每一部分内容的记录形式、所含信息的数量多寡等各不相同,表现出信息杂陈的特点。不同商

号的万金账各自按照不同的需要和侧重点而设置,所记内容各不相同。

2. 一账到底的独特性。与普通账簿每个会计年度(或账期)都要结束旧账、开立新账不同,万金账一账到底,伴随商号(企业)经营的一生,是商号生命过程的记录,与商号“同生共死”。

3. 名称的多样性。尽管从《交易须知》和《立账簿头绪》中可以看出人们在统一账簿名称方面的诸多努力,但现实中存留的万金账却是名目多样,这一方面是因为万金账本身所反映的内容多样;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立账人对账簿重心、功能、意义的不同理解。

4. 突出的管理性。与一般会计账簿注重基本财务数据和业务记录、数据资料的分类及分项归总不同,万金账登载与商号管理相关的重要工具(合同、铺规)、与过程和后果相关的各种事实及资料(股权、身股的变动,商号重组、清理,损益计算及分配,报告清单等)。万金账作为重要的管理控制工具,具有极为突出的管理性特点,属于重要的管理手段。

5. 别样的形式及收存特点。这体现在两方面:

(1)与一般传统中式账簿多采用“腰格斗方式”或“通天条账式”账页格式不同,万金账由于一本账中要同时记录合同、铺规、股东出资及股俸、清单等具有不同格式特点的具体信息(内容),因此所用账页(账纸)形式灵活多样,较多采用非固定格式的空白纸张。(2)从账本本身的外表形式及收存来看,既有只设一本账,作为秘密账簿留存号中,供股东或个别特定人员查阅的情况;也有采用类似契约那样一式多份形式,由各位股东分别执存的情况。

6. 极强的私密性。万金账记载的是有关商号资本及股权(股俸)构成、股权变更、利润计算及分配等极为核心的事项,属于高度机密,一般只有掌柜、总经理等极少数人有权查阅。即使商号歇业了,万金账也可能继续严格保管,秘不示人,更不会随意销毁。

(三)万金账在会计账簿体系中的地位

1. 通常情况下的会计账簿体系划分,是在确定会计是由凭证、账簿、报表(报告)构成的一个三部分分工明晰、互相配合的账务(信息)处理系统的基础上,从业务核算的角度来进行账簿分类,从而有西式账簿中日记账、总账、明细账三账和传统中式会计草账、流水账、总清账三账之说。但这种分类有两个条件,对晋商乃至对旧时中国会计的环境来说,是并不

具备的:其一,直至清代中期,中式会计实践中,并不存在凭证、账簿和报表的明确分野。一方面,在现实经营中许多业务并无填写凭证的硬性要求,而可能以草账和各种业务工作底稿作为进一步分类记录的基础;另一方面,虽有编制独立报表的现实需要,但并无与之相关的统一制度或法律规范,因此报表的格式和内容,以及外表形式等,都是依照民间习惯而作,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些报表甚至可能以账簿(本册)的形式出现。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再加上现实中各类经营活动和业务巨大的复杂性,很难简单地用三账说来对复杂的中式会计实践作出明晰、全面的账簿分类和概括。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有关会计账簿体系的分类,往往有很大概率与会计的历史背景和业务现实相脱离。

2. 历史地看,会计是一个与业务现实密切相关联的体系。企业业务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特点。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业务管理控制系统的角度,会计需要记录许多交易类业务和非交易类业务,以及具有许多时代特点、与时代相适应的业务及信息流转内容,因此,客观上可能存在一些与其他时候并不相同,但又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的记录工具和形式。比如明清时期晋商,尤其是道光以来晋商票号的商信及信稿账,从其内容和所反映的业务实质来看,其究竟属于原始凭据(证)、账簿,还是一种特殊的业务记录?为什么现实中人们会名之曰“信稿账”,形成一种专门化的记录?如果只是简单地套用现代会计的既有知识、概念及分类,实际上是很难分得清楚的。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抛开了时代背景和时代意义,很多认知必然变得十分怪异,以致错漏百出。对于此类问题,适宜的办法只能是回归历史情境,从当时的现实条件和管理需求出发进行研究和分析。

3. 万金账不论名称、内容、形式、具体使用等,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其实际运用中普遍地存在个性化的特点。其强调与时、地、事及环境总体上的适应性,更具顺天应势(时)、不拘泥、不固执的特点。总体上来看,万金账更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记录工具、一种理念的集成。如自诚公皮号的材料所见,万金账可能与清抄账(在其他商号这种用以抄录各期清单的账簿可能被叫作万金账)、清单相配合,构成一个用以反映商号生命过程中股俸权益变动和业务情况(清单所反映的存该及利润数据)的综合性系统。



其对于商号的会计账簿及业务体系,乃至商号的组织管理及运营具有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统御作用。可以说,万金账是超乎一般会计账簿体系的记录工具。不论是《交易须知》还是《立账簿头绪》,都把万金账放在基本业务账簿体系之外单独讲述,可能也是基于这种认知。

#### (四)万金账的兴衰

万金账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计账簿类型,具有重要的学术及社会实践意义。但其最早究竟出现于何时,又是因为什么而出现,迄今难有定论。作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晋商会计相关教育材料,《交易须知》中明确介绍了“万金账式”。该书作为一种抄本,经历了长时间的修改补充,才有今日所见之面貌。其中未署名的原作者所署日期为“道光八年岁在戊子嘉平之吉”,证明其底本最初可能成书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十二月(嘉平)。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至清道光八年(1828年),万金账已经是一种确定和较为标准化的账簿形式在实践中得到应用。《晋商史料集成》中收录的万金账,以《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立曲沃县义顺正根本老账》《道光十八年(1838年)立□通献万金宝账》《道光十八年至咸丰四年同心义米面店清单册》为最早。这些实物材料确切地证明了在清道光时期(1830年前后),晋商会计实务中已经有较为成熟的万金账,并在晋商会计实践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

我们在资料搜索和田野调查中还发现:(1)雅昌拍卖阳明2021年春季拍卖会中,有一件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五原郡“天元学号”万金账,账上记载自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至清光绪廿六年(1900年)的账目情况,开首有“议定生意章程”序。可见,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已经有万金账使用,且上面所反映的内容、格式、用印等都十分规范、全面。(2)2023年11月初在山西考察时发现收藏家王小航家中有一册《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吉日立万和合伙账》,记录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起至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万和号合伙经营中的资本和股俸构成,以及向合伙人及社会其他人员借、还款的情况。这本账虽然封面上所写名称为“万和合伙账”,但从其内页所记内容分析,其以商号合伙人投入资本(本银)及人力为核心,反映商号的资本构成,并用到“生意规矩”,实质上属于万金账无疑。这本账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本万金账。从其名称、内容和格式方面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万金账尚处早期尝试性阶段,内容、格式尚未定型。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史料,这件文书将万金账产生的时间由之前确定的清

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向前推进了23年,到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至于万金账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目前所见最晚一件账簿资料是网上搜见的《山西省崞县恒生泰药庄公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吉立资金宝账》,账中张向荣、张有有名下记录中皆有“五三年三月四日收加倍资金洋二十万元”字样,表明至迟在1953年,晋商实务中依然沿袭传统,有万金账在使用。在这本账所见这一日期之后不久,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随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开始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第一季度末基本完成。结合其他相关史实可以认为,万金账至此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于万金账兴衰的基本情况,结合以上分析考证,可作如下省略概括:

1. 明万历时期,晋南地区平阳、泽、潞商人在开展商业经营的过程中,出于对合伙性质的考量,形成“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想法,成为晋商股俸制之滥觞,并由此逐渐形成晋商注重资本构成及记录其变化的传统,此为万金账产生的思想根源。

2. 在清乾隆时期,经过清初以来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晋商的商业活动和经营规模获得了重要发展,由此可以看到大概在清乾隆晚期“万金账”的萌芽和内容与形式上的尝试性发展。

3. 至19世纪初期,万金账进入成熟时期,并在清道光十年左右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在其后一百二十多年,万金账作为晋商经营中至为重要的账簿,在内容、形式、名称各方面得到良好发展,并在商业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4.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与资本和商业利润的各种观念被整体上消灭,万金账失去存在的可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 五、研究小结

以上以晋商商书及账簿史料为中心,考证分析了有关万金账的一些基本问题。总体来看,万金账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不但在中国各地商业会计账簿文化中独树一帜,在世界会计文化之林中也是极为独特的个性化存在。该账与晋商的经营理念尤其是以身股(也称“身力”“人力”“人俸”等)为特色的股权制度安排相关联,关注企业(商号)的基本制度文化、



股权安排及利益(收益)分配,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对晋商会计账簿体系和经营管理具有无可替代的统御作用。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商书和《晋商史料集成》虽然包含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并注意尽可能把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一些私人藏家的未刊史料,但无论如何,仅从材料层面来看,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依然存在多方面的欠缺和不足。从其中的万金账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一方面,目前所看到的万金账资料大都是出自并不知名的中小商号,并没有知名大商号的万金账,且清道光以前有关早期发展的材料极为稀少;另一方面,包括《晋商史料集成》在内,目前所见的万金账所涉及的行业范围依然较为狭窄,且缺少在晋商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票号的万金账。这些因素决定了本文有关万金账的研究依然存在不少不足和缺憾。对此,期盼在将来通过进一步的史料发现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来弥补。

#### 参考文献:

- [1] 陈其田. 山西票庄考略[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2] 卫聚贤. 山西票号史[M]. 重庆:说文社,1944.
- [3]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下)[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
- [4] 郭道扬. 中国会计通史[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3.
- [5] 张正明. 晋商兴衰史[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
- [6] 黄鉴晖. 山西票号史(修订本)[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 [7] 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 协和信上海三原账簿[M]. 上海:中华书局.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
- [8] 李锦彰. 晋商老账[M]. 上海:中华书局,2012.
- [9] 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 交易须知[M]. 上海:中华书局.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
- [10] 刘建民. 晋商史料集成[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1] 王士性. 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12] 徐俊嵩. 自诚公皮房账簿及其社会经济史价值[J]. 清史研究, 2021(1):118-124.

(责任编辑:允莹,邹彬)

##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Wanjin Account-Books: Taking Commercial Textbooks and Account-Books as the Center

SONG Xiaoming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mercial textbook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ccount-books,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me, essence, origi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Wanjin Account-books” created and used by the Shanxi merchants. The “Wanjin Account-books” are very characteristic Account-books crea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hundreds years of their commercial practice. It is the source and foundation of the life for the Shanxi merchants. It has the common form of general account-books, but shows very different content expression and profound meaning from ordinary account-books. The account-books originated from the commercial philosophy of the Pingyang, Ze and Lu merchants in the Wanli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says: “one provides capital, and all other partners do business together”. The “Wanjin Account-books” has the feature that one account-books may be used through the whole life of a firm, and recording information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rvival of the firm, such as contracts, regulations of the firm, stock compensation composition and equity changes, profit distribution, detailed lists, etc., Being the basis of firm operations, the “Wanjin Account-books” collects the core materials of the firm. They are special account-books that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capital flow of a firm.

**Key words:** Jin(Shanxi) Merchants; Wanjin Account-Books; commercial textbooks; capital; detailed list